

“文物自介书”系列报道

抗旱救灾,不靠祈雨靠善行

——徐家滩历史保护建筑群



徐家滩历史保护建筑群。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大灾之年,大地主囤粮抬价,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开展斗争,暴动,人民的铁拳狠狠砸向土豪劣绅……熟悉党史的朋友,一定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类故事发生过太多次。

不过,众所周知,我们的土地革命,打的是土豪劣绅。

许多出生在地主家庭的革命者,为了伟大的事业“从一个阶级跨入另一个阶级,并成为本阶级的掘墓者”。

还有一些家境不错的人,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关怀劳苦大众,在黑暗的时代,绽放出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伟大光芒。

泊湖边上有一个村庄,名叫徐家滩。徐家滩上有一个小山丘,名叫雨台墓。雨台墓上有一座庙宇,名叫九良庙。九良庙曾经是龙王庙,它的故事也分为两段。

故事的前半段是龙王庙的来历,玄幻得很。

良庙乐助碑”记载,这座庙当时占地已达6亩,一进三重殿,两边为厢房。

那么,龙王庙为何更名为九良庙,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为何重建这座庙呢?故事的后半段,就很写实了。

民国二十三年,对于当时生活在望江的普通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之前有文物介绍过那一年的时代背景,为了加深记忆,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

那年,望江遭受严重旱灾,近百日滴雨未落。据当时统计数字,有82.3%的耕地受灾,受灾人口达73.6%。

以2023年的思维,人们遇见自然灾害,无法自救时,第一时间会想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而1934年的望江灾民,就没有这个指望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因为无论是抗旱,还是救灾,表现都很差劲,无法保证所有灾民的基本生存。

那政府也不管,我们灾民自己进城讨饭吃行不行?不行!8月3日,数千灾民涌向县城,国民党军警竟在城头架起机枪向灾民开枪,造成3死1伤的惨剧,灾民无奈,饮恨而走。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老百姓又一次想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龙王。徐家滩一众乡绅决定在龙王庙设坛祈雨。

1934年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气象知识和精准的天气预报,这种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您敢相信,2023年还有人这么干吗?咱们在此插播一条来自2023年的趣闻:台湾“中央社”3月7日消息称,台湾“农委会农田水利署”与大甲镇澜宫7日上午合办祈雨法会,当日上午,近3000人身穿白衣,祈求上天降甘霖。参加祈雨仪式的民众都穿白衣,随着法师诵经跪拜,直到两个小时仪式结束。

好吧,这一套程序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徐家滩的祈雨,大体上也是这一套,至于效果嘛,那当然是没有。

灾民的肚子已经等不及龙王显灵了,怎么办?

祈雨的所在地虽然在徐家滩龙王庙,但徐家滩一带因为靠近泊湖,受灾并不严重,百姓还是有些粮食储备,特别是大户人家更多。

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徐家滩有开明乡绅,不但没有乘机牟利,反而积极赈济灾民。乡绅带头捐粮,普通农民也各尽所能,除留点自用外,纷纷捐出所有存粮。大家捐出来的粮食,在龙王庙按受灾人口定量发放。这些粮食救助了无数灾民渡过难关。

有一位读书人发出倡议:“是啊,要不我们把龙王庙改作九良庙吧!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铭记徐家滩九个徐姓大户和百姓的善良之心。”

“对呀!这个名字改得好!”在场众人纷纷附和道。

不久,龙王庙成了九良庙。

保护人说文物:

徐家滩,位于今天的望江县凉泉乡泊湖村。

1934年重建的九良庙,现已不存,原址有后来重建的庙。但那块“民国二十三年重建九良庙乐助碑”被保存了下来,碑文中地名“保甲”,是见证了当地行政区划变迁的文物。

此外,徐家滩还有不少民国时期就已经建造的青砖小瓦颇有地域特色的老房子,其中保存完好并挂牌为“历史保护建筑”的就有3座。

“馆藏资料显示,徐家滩是一处历史悠久、自然村落。当地村民以徐姓为主。”6月7日,望江县档案馆馆长曹明根告诉记者,徐家滩乡民义举之举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合”“向善”等精神内核,“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郑巷英 吴小平

一周文化热点

艺术家街头题字作画

淄博“新副本”火上热搜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随着淄博烧烤的走红,这座城市抓住了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时机,围绕烧烤大做文章,用真情换来如潮人流。淄博烧烤一度火出了新高度。一张小饼夹串,不仅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让淄博一跃成为超级网红城市。

“仅凭一张‘烧烤’牌这个城市能打多久?”“烧烤就火几个月,天气太热太冷都不行,网红城市想长红该如何?”随着淄博烧烤的爆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声音。

这两天,淄博亮出了另一张文旅牌,又一次让这座城市火上了热搜,也让一众网友大呼:“淄博每次都交出了满分答卷!”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晒出了在淄博“八大局”文化一条街山东美术家协会的众多书画大家为游客和市民题字作画的情景,其中包括画作上过国家邮票的赵宝增等。现场大师们的摊位前围满了游客,一幅画才二三十块钱有的排队四五个小时,求一幅花开富贵。

淄博“新副本”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人民艺术家走进人民

中间,这可比展览,走高端路线,效果好太多!”“烧烤没有停到我烟火气也没吸引到我,这个扇子把我拿下了。”还有网友调侃:“我们刚回来可能又要去一趟了!”

淄博的爆火绝不是偶然,淄博交出的一份份满分答卷也给各地“打了个样”。从最初网络爆火的“进淄赶烤”,到当地筹办烧烤大会、发布烧烤地图、增设定制专线……烈火烹油一般的景象也曾令人对淄博的旅游体验控一把汗,然而面对大量涌入的游客,当地迅速反应,提前研判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及时调控,把事情做在前面;面对一些负面信息,不逃避不回避,立即整改、真诚道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对政策执行到位、护航市场及时;相关经营主体,甚至淄博的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珍惜口碑、“爱惜羽毛”,朴实真诚,让“好客山东”深入人心。可见,淄博尽管搭乘了网红“烧烤”的快车,但能持续走红并非单纯靠烧烤的影响力来完成,而是通过上下联动,全城动员,稳稳地接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传真

非遗进校园 文化润童心

本报讯 “粽子开花枝搭枝,少年不学到何时?笋子出土渐渐老,庄稼宜早不宜迟……”在桐城市大关镇卅铺中心小学教室里,“桐城歌”国家级传承人查月华正一字一句悉心教唱《桐城歌》经典曲目劝学歌《粽子开花枝搭枝》。

本着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的理念,6月9日,该镇在卅铺中心小学举办了一场“非遗进校园——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现场,该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徐宾细致地讲解了国家级非遗《桐城歌》的起源、发展、传承及保护情况,让孩子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查月华老师现场教唱《桐城歌》粽子开花枝搭枝,原汁原味的唱腔和通俗易懂歌词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地学唱中领悟了珍惜光阴努力学习的道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下一步,该镇将积极搭建平台,大力宣传非遗文化,通过开展非遗进村庄、进校园、进工厂、进机关等系列活动,以讲座、授课、展览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并加入到非遗传承和保护队伍中,不断激发非遗活力。

(通讯员 吴丽 全媒体记者 许娟)

唱好平安建设宣传大戏

本报讯 6月4日下午,望江县太慈镇群星村村部旁边的广场上人头攒动,这是望江县文旅体部门为该村送来的惠民文化“盛宴”,精彩的节目吸引了200多名村民前来观看。

活动现场,群星村党总支书记董军苟借舞台,向在场群众讲述了青少年防溺水“6不准、1会”和反电信诈骗“4个不要、10个凡是、3个不”等内容,强调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艰巨性和持久性,普及了安全防范知识。村“两委”干部也没闲着,发放防溺水、反诈、秸秆禁烧等宣传单600多份,忙得不亦乐乎。

这次活动卓有成效,既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黄梅戏剧目演出,滋养了观众的心灵,带来了快乐,又有关千家万户平安建设的宣传教育,大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通讯员 陈学武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6月4日下午,市文化馆文化志愿者大队携手安庆再芬黄梅戏友会走进迎江区新河路街道地质社区,开展“文化志愿进社区,黄梅飘香邻里情”演出活动。演出现场,《对花》、《当官难》、《昭君出塞》、《闹花灯》等10多首耳熟能详的黄梅戏唱段,生动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魅力与和谐友爱的邻里情。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千年古都 文旅兴



6月10日,游客在千年古镇、怀宁县石牌镇老街观看由一群戏曲爱好者表演的黄梅戏《七仙女》。

随着石牌镇戏曲文化小镇建设深入推进,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勃勃生机,每到节假日,石牌镇开展特色的文旅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参观,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通讯员 檀志扬 潘庆谊 摄

笔墨纸砚庄

桐城市孔城镇清水塘村,被认为有着笔、墨、纸、砚四个庄子。

砚庄应该很多人都清楚——那是桐城派鼻祖戴名世的家乡,那里有南山岗、“天鹅布蛋”遗迹、埋有戴名世血袍的“衣冠冢”、108口族人投水自尽的“鬼塘”、戴名世的两个姐妹随后投水自尽的“姊妹塘”,另外还有一口听起来心情就很沉重的“沉塘”。这些民间传说,充满悲情,正史并没有记载,姑且视为乡人对一代文宗遇难,以朴素的民间文学形式发出痛楚的嗟叹而已。

关于笔庄,清水塘村老人们说,听上辈,上上辈说,清水塘在清朝以及民国的时候是有笔庄的,只是时代变迁,乡村区划不断调整,笔庄在某个年代消失了。

关于纸庄,清水塘村老人们众口一词,他们不知道有纸庄一说,也从未听上辈上辈说过,清水塘历史上曾经有过纸庄。不过,有桐城文人曾经撰写过“纸庄”与“笔庄”的文字,大约是有根有据的存在。

不清楚虚无的纸庄,消失了的笔庄

以及现存的墨庄是否都与砚庄有关?是否为前人的巧妙布局?假若不是,又如何解释在清水塘这样一个不大的村子,是如何做到“笔墨纸砚”四庄齐全的?或者说“砚”“墨”齐全的。

四庄到底有没有关联呢?砚庄以外,现仅存墨庄。答案,当然要从墨庄找。

戴名世在《砚记》中写道:“世之人以授徒卖文称之曰‘笔耕’,曰‘砚田’。”村民口中的墨庄,也就是如今的新桥村民组的外端,有一口面积十余亩的大塘,去年大旱,周边其它塘都干了,这口塘里却仍存有不少水。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砚;水,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墨了……墨庄,村外就有着意念中的“砚”与“墨”。

墨庄80高龄的王泽高老先生十分肯定地说,墨庄与戴名世的砚庄没有任何关联,墨庄只与庄里97岁的老人张玉书的祖上一私塾先生有关。

戴名世设馆授徒,笔耕砚田。清末时,张玉书的一个祖上饱读诗书,在墨庄办了个私塾,同时代人写诉状,也算以笔代耕,以砚代田。虽然张玉书的这祖上没有四里之外的戴名世名气大,但相同点都是授徒为生。

故事里,清末的墨庄有户人家,穷,儿子又有点痴呆,自然娶不到媳妇。恰巧附近有户人家的儿子因为腿疾也娶不到媳妇,于是两家换亲。这户人家娶的媳妇很漂亮,保长瞅上了这漂亮的小媳妇,就三天两头上这户人家,调戏小媳妇。包办婚姻你懂的,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嘛,保长和这小媳妇也之间的事情,很快村庄里传开了。这户人家老实,只好任其所谓。

本来这是人家的家事,与私塾先生无关,可是私塾先生喜欢管闲事,他认为保长不该恣意妄为霸占人家媳妇,污了村庄风气。于是愤然研墨写状到县告保长。清朝时官官相护,结果私塾先生不仅没有告倒保长,反而让保长倒打了一耙,说私塾先生时常在乡民中散布朝廷的坏话啊,说朝廷肆意征收苛捐杂税。县令一听大怒,于是下令把私塾先生关进大牢。

按说进了一次大牢,私塾先生应该汲取教训,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私塾先生遇到不公之事,仍愤然研墨状告,于是遭到多次牢狱之灾。

据说私塾先生的弟子中有一个比较顽劣,先生研墨多次惹祸,于是这顽劣的学生就给先生起了个“研墨先生”的外号,久而久之,这个村庄就成了众人口中

的“墨庄”。

戴名世愤世嫉俗,慷慨愤激,因《南山集偶抄》中有“悖逆”之处犯案,遭斩杀,并累及整个家族。这私塾先生性格与戴名世有些类似,也喜欢愤世嫉俗,打抱不平,并且惹祸,只是惹的祸子没戴名世大而已。

王泽高老先生介绍了墨庄的形状,墨庄的南部好似一把尖利的犁头,这似乎代表着墨庄的性格。王泽高老先生说,他自己的性格与清朝时的私塾先生极其相似,也喜欢打抱不平。

王泽高家的两扇铁门上分别竖刻着“光前”“裕后”四个字。代表着“为祖先增光,为后代造福”的意思。据了解这是张玉书老先生手书赠予然后由王泽高家托人印刻在铁门上的,可见私塾先生后代肚子里的文墨。王泽高介绍,早年张玉书赠他这四字的时候,他也挥笔赠予了张玉书四字祝福。由此可见,墨庄人肚子里的墨水,墨庄人豪放的性格。

墨庄的性格与四里外的砚庄共通,这或许是清水塘一带乡民的性格吧。这样看来,笔墨纸砚庄,或者说“墨庄”与“砚庄”是有关联的了。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地名故事